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六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荆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

是與高祖少相欵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栁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户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竒之後與少内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為内應仲方與叚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公王軌禽陳將

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懽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

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黄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緜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縁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

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歳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禆竈曰歳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歳左行歳星右轉鶉火之歳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别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歳之助以今量古陳滅

不疑臣謂午未申酉正是數極葢聞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廻心人神叶
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
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
廷自有宏謨但芻蕘所見蘄申螢爝今唯須武昌已下
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
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
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州公

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横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

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
四隣望方涉題干碉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
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
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
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
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
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
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為

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顗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實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髫齓就學躭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

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為名公子起家為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

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未幾徵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户數從征伐累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為東郡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収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

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遯為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黄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寛拒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寛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

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寛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為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佗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迥將劉子

昻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寛棄城遯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寛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别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

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
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
羅起兵之所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
死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

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户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

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兖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寛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内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旟黑水與王謙為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乗機勦

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恭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欵冀有可明伏願下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録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録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

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為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禄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

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遯

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顔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刋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戸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歴左右宫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寛經畧淮南顗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

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棄栅而走進與孝寛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顗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閤内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輙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賔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

尉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顗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睺燕合兒等襲顗顗拒之而退賜縑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弟諸闕稱冤無罪上令案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為開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户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壐字伯符父巽仕周為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

為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為太尉歲餘卒謚曰穆壐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户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户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勲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

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静有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

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
時務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
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
崔景嵩為内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
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
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授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
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録前後勲將拜高秩以讒毁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

國縣公邑千户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
逌擊稽胡破之歴相州别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為天官
都上士從韋孝寛經畧淮南俄而尉迥作亂時文振老
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
祖引為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
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内史侍郎尋以行
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
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

後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為元帥秦王司馬别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總管尋為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被誅文

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録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巂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

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禄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以兵食假以地利

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强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奬擢榮冠

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懐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

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輙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為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

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兹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頹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懐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頻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隋書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六十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彭長發

欽定四庫全書

隋書卷六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雲定興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鋭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

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名為左宫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李儁攻懷州述別擊儁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

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為遥蕭巖蕭瓛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

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𡼏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𡼏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絶塘道留兵拒述𡼏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廻兵擊𡼏大敗之斬𡼏司馬曹勒叉前軍復陷吳州𡼏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巳因

奏為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
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
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
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
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
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
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
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

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

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

勅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

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
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
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及征高麗述
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
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
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
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
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文仲俱奉密旨令誘

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

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為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名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

大破之遂斬元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於家述

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黄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別有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幷以音樂干述述

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内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袪頭巾令深袙耳又學之名為許公袙勢述大悦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虚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

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為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為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為折

衛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為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從千餘家屯於陜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輙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為齊人所憚王盆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

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為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
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
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仍從平幷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强縣公邑一千二百
户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迥
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迥遣弟
子勤為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迥迥敗勤與迥子
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

勤遂遯走而惇亦逃逸行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勑復舊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徼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没民皆上高樹依大冢

衍親備船栰幷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
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
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
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
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
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
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
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姦謟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

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名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

令衍守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両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户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賵賜甚厚謚曰

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蹇蹇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顔取悦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耻也

隋書卷六十一

隋書卷六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

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户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内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户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

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壅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稺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

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寛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

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

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

冢宰宇文頀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内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内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顔

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

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

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
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
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
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
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
乎子弘嗣位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

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絶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

不得佩豖御刀豖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内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懐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徴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黄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寛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

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

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駮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

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内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寛容賜汝顔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恱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

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絶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邵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

行軍總管長史𦙁并州毗有力焉除為别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户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廻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儁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

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慴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

夏零阿者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

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

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禄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

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與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没後猶蒙優策不勝

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
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
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徳封應
國公申牒請戟威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
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門外既
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
當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威曰大
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

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謡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

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
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
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
之從父妹彧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
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
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
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
痛成讌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

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
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
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
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
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
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
五臣堯諮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

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

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彧見近

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絶之曰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後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娱用鄙褻為笑樂内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淩雲袪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

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𤁋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廵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汚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

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廵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
五十匹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
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
楊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行
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彧
將與計事彧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
已露彧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
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

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遷内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録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

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
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獄賜
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
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
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寛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
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
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
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

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
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
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
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
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
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
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
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

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

即呼緯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緯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緯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

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
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
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
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
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
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
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
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

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令者自新之路永絶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

何為也衡曰覬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鄣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懔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囹圄無寃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彊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

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闗纂之風焉

隋書卷六十二

隋書卷六十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八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為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

富陽縣侯邑五百户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户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禄少卿栁謇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

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四服愛惠為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

職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禄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廵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廵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

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
之不嚴斯治實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
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
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為外臣未居
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没有遺恨惟陛下
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
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
望鑾輿願廵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

心聞朕西廵欣然望幸丹欵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宫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勑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欵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禄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為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為東都留守

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
擊之返為所敗遂斬弘策以狥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
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
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
設備禦至輙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
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内史車駕
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既而引見帝迎勞之曰昔高祖留
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内公其人也子蓋謝曰

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

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幷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

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鋭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

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黄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伎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

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

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為僭逆挻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橵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師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尋剋姑熟驃騎既渡江岸所在横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為經畧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軍右將軍後以行

軍總管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宫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僶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

鑾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藩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
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氷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
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禀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
也乃竊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
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玭監國
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
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
想望吾賢疢如疾首祥答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既恩

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氷之地忽載三陽毳幙
帟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
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
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
王師薄伐天人受脤絶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
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
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為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
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巳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

汙潦攸歸松栢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
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
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
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遥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
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寒
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
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
雲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

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鋭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

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
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
帝嘗賜祥詩曰伯奘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
賤目詎知今早摽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
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
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
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
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畧其孰能與於此

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
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間道擊
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
左光禄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
利而還由是除名為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
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
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
世高弟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

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强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

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馬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産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産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

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惙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黷慁聰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

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壽每遇賊為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内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

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為守内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偽授内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

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
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宫中年
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
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羣
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懐尉義臣與尉迥本同骨肉
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鄰
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染
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敵輕生

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

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録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

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壯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

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歳徵為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

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為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䴚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衞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㯹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蕃引為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内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為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

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劒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絶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

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禄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内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勑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

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陜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竪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啟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

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爲虵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卒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氷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鋭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遯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龎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

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守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令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

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臥以鎮之朕為國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

法度初為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
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
兵後從晉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
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
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
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
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
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

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禄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㑹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名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説以利害羣賊感悦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英雄

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名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輙為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羣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

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為守節之士矣

隋書卷六十三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

樊子蓋傳又收合降賊入豆子䴚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臣映斗按此格謙已為楊義臣所擒而王充傳又載猒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羣賊云云同一格謙在豆子䴚中兩傳所載互異詎因楊義臣被追入朝格謙乘間逸去賊由是復盛後為王充破斬耶元本䴚訛䴚按水經注膠水北

歷土山山悉臨坑箋曰坑當作𩐈或訛作𩐈省作坑又作䡷並非又元本討訛詩南監本討格謙訛作將格殺今並從北史正之

隋書卷六十三考證